

濫生無辜



本期內容

- 01 / 經濟銳評：婚姻人口論將終結中國世紀？----張國慶
- 05 / 中國「革命」、「改良」爭未休（下）-----莫之許
- 09 / 談「白紙革命」及其他-----梅華龍
- 14 / 中國的憲政狀況的現象及批判-----燕 杉
- 23 / 勇敢抗擊北極熊「吞併」的澤連斯基-----言 民

經濟銳評：婚姻人口論將終結中國世紀？

文 / 張國慶

晚婚晚育或不婚不育對中國社會影響多大？經濟學的通識往往是這樣：當人口紅利終結時，經濟蕭條就來臨了！

當下中國經濟黑天鵝事件頻出，似乎正若隱若現地扣合這一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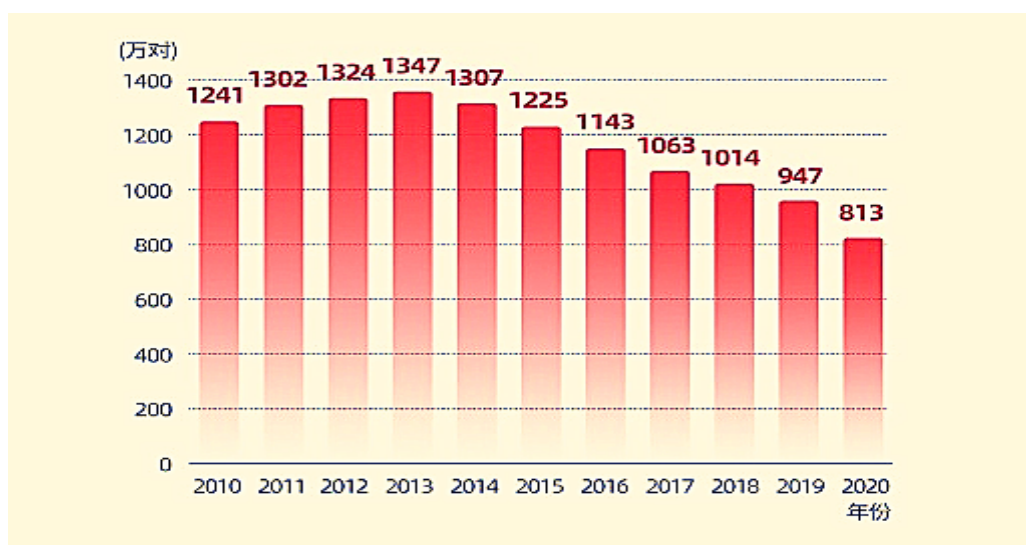
美國經濟學家哈瑞·丹特在《人口峭壁》一書中指出，人口下降將成為中國債務、房地產泡沫加速破滅的根本原因。他認為，伴隨著出生人口雪崩的大概率，中國經濟規模將不斷萎縮，規模效應持續弱化，最終將喪失綜合產業優勢。

哈瑞·丹特甚至預言：「屬於中國人的世紀，可能行將就此終結。」這是危言聳聽的嗎？筆者不敢擅自妄斷，但從計生到不生，中國人口的滑鐵盧，恐怕連政府自己都始料未及。

2020年中國公民結婚統計數據近日出爐，經歷七年歷史新低後，過去一年裡，結婚登記的中國公民繼續銳減，全國僅有813.1萬對，同比下降12.2%。人數最多的廣東省、河南兩省，更是驟降了18.1%。

從全國結婚登記數據統計表可以看到，2013年後，適齡結婚登記人口就開始斷崖式下滑，而且下滑速度之快，令人錯愕不已。

是適齡人口急劇減少了麼？從今天國家計生主管部門羽扇綸巾的樣子看，中國人口還遠未度過膨脹期，適齡結婚人群並沒有規模性下滑；是年輕人恐婚麼？這恐怕也不是主流，每個時代都有特定的恐婚人群，何況在這個高調鼓吹



的「盛世時代」，人們恐婚？怎麼說得過去？年輕人主動或被動地選擇不婚不育，究竟是為什麼？

事實的呈現的確令人鬱悶，而今眼目下，倘若你不是官二代富二代，今生要結次婚，生一群娃，恐怕放誰身上都會掂量再三，退避三舍。

且不說城里人被房子、教育和醫療三座大山壓得喘不過氣來，據新華社過年回鄉調查顯示：現在連一些農村地區娶媳婦都要超過百萬開支，房、車、彩禮等新三大件花費少則五六十萬元，多則上百萬元，這些已然成為許多農村適婚青年背不動的大山。

年輕人迫不得已用放棄婚姻與生育的方式，去置換更輕鬆美好的未來。從經濟學角度講，其實就是公民對國民經濟分配方式失望後，莫可奈何的生活選

擇和無言的反抗。畢竟，這個時代的誘惑太大，誰不想瀟灑走一回呢？

何況結婚生子，還只是生育的一部份。從生育完整的意義講，還應包括家庭哺養、照顧；提供身份、信心、安全感和歸屬感；從高處講，還要教導兒女們認識真理，不單純追求個人利益，要強調犧牲與愛的精神等等。

而當下，那群因著計生政策成長起來的「小皇帝們」，他們大都到了結婚年齡，可現實並不樂觀，這群獨身子女自己都自顧不暇，許多人月光後就啃老，要他們辛勤勞作，彼此敬愛，養家糊口，那將是多麼艱鉅的歷史使命呢？今日中國社會離婚率甩西方幾條街，恐怕也是這群被寵壞的孩子們撞入社會後，練習人生時，必然要付出的代價。





這就不難理解：從 1987 年開始，中國人口出生率就逐年下滑，比股市跌得都慘，股市雖然綠成了「希望的田野」，但每一輪新的經濟循環打劫中，仍有翻紅的誘餌。而生育率的不振，即使政府調整改變了計生政策，允許夫婦生育二胎，但人口出生率仍急速下墜，在可預見的未來，絲毫沒有從谷底反彈的跡象。

在芸芸眾不生中，唯基督徒群體喜歡生養眾多，因為聖經中有上帝的話語：「兒女是上帝託付的產業」，為的是要「治理這地」。像有東方耶路撒冷之稱的溫州，因有一半人口受基督教信仰或基督教文化的熏陶，歷來都是中國最想生、最敢生、最能生的地方。但就是在這個曾創造中國經濟奇蹟的「山上之

城」，如今也撐不住人口出生率狂洩的局面了。

2018 年是溫州人口生態的一次大轉折，全區域出生人口僅有 96903 人，同比減少 15.7%，十年來出生人口首次低於十萬；僅過兩年，出生人口就如同高速下滑的過山車，降至如今 73230 人的冰點，同比又減少了 19.01%。

而只有中國版圖 1/3 的印度，未來幾年，總人口就將全面超越中國。這一時期，正是印度經濟起飛的前夜。

這幾年，我們喊得最響亮的口號就是經濟內循環，無論什麼環，四環五環，多一環少一環，沒有消費就是空環。而消費人口大量減少的時候，也就到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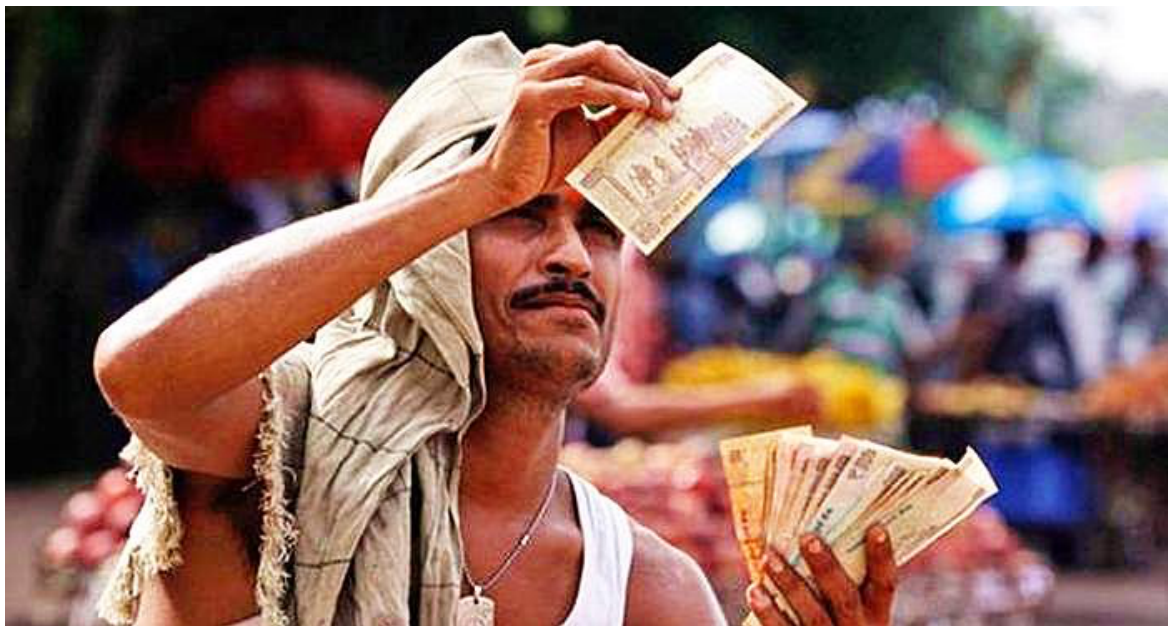
口的峭壁。這樣看來，當下中國社會，似乎正在快步邁入哈瑞·丹特所預言的經濟臨界點。

眾所周知，中國經濟的騰飛，主要得益於製造業和房地產的雙引擎驅動。前者接納了人口紅利，用密集廉價的勞動力支撐起中國造的競爭優勢，使得中國出口貿易獨步全球；後者雖然泡沫氾濫，但透過地產金融化，從而將銀行量化寬鬆的天量貨幣凝固在鋼筋混凝土中，暫時避免了通脹的覆水難收，帶動中國經濟體量的增大。

但因著體制轉型困境和國際局勢日益複雜化，中國製造業和房地產都走過了巔峰時期。製造業利潤被產業鏈上游

的國企層層截流後，發展空間受到空前肘制，許多外企也因各種緣由，加快了產業外遷步伐；而中國房地產綁定印鈔帶來的貨幣圍困，導致泡沫橫飛，甚至全面超越了所有發達國家，這也是不爭的事實。倘若這些歷史沉珂久拖不決，一場“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的危機就在所難免。

而人口出生率持續不止的下滑，就可能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稻草。這決不是杞人憂天，如果說巨量的年輕人口是通脹的浮力，那麼，只要進入龐大的老年社會，通縮就會成為市場不由自主的慣性，中國未富先老，未富先衰，豈不真成了棖棟崩折，觸目傷悲的事麼？



中國「革命」、「改良」爭未休（下）

文 / 莫之許



中國體制的剛柔之爭，依舊是由來已久的「天問」，但在今天，卻可能已經有了相當明確的答案。

剛柔「天問」之爭根植於極權專政體制的現實存在，並在 1989 年鎮壓之後進一步深入，中共重啟市場化改革，融入全球經濟秩序，帶來了新的柔性幻覺，但專政體制仍在繼續運行，爭論並未結束，在新的條件下，這一爭論終於走出了知識分子和積極分子的狹隘圈子，為更多的社會公眾所了解：

進入 21 世紀之後，大陸新社會階層迅速崛起，歷年高校擴招，更源源不斷地為這一階層提供後備群體，新社會階

層誕生於市場化進程之中，觀念上親和市場、法治、自由，期待更多的權利和參與，對於現行體制的轉變有著越來越強的憧憬和願望，這為泛自由話語提供了日益豐富的受眾群體，在世紀之交的 bbs 時代，各種相關論爭還主要發生在少數知識分子和積極分子的小圈子之間，進入到博客時代，在牛博網和豆瓣網這樣的平台上，已經可以看到諸多新社會階層成員參與到這樣的論爭之中。

2008 年的諸多事件，包括奧運火炬傳遞、汶川大地震救援，北京奧運等，都進一步刺激了新社會階層的參與願望，2008 年也因此被看作是公民社會元年，

隨即，飯否、推特（Twitter）、微博等社交媒體平台相繼出現，泛自由話語第一次獲得了直接面對眾多社會公眾發聲的機會，也提供了不同觀念直接對壘的可能，在常規的親體制「五毛」與自由派「公知」話語的爭論之外，一向被體制屏蔽並因此處於地下和邊緣的政治異議反對話語，也藉機浮出水面。這在一方面豐富了泛自由話語的話語形態，也在泛自由話語中首度引發了可以為公眾所感知到的直接爭論。

柔性幻覺的興起，在泛自由派主流當中形成有所區別又相互支撐的幾個基本陳述。其一，為體制內改革派，以包括《炎黃春秋》、《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等市場化媒體為主要平台，期待市場化經濟改革推進到一定程度時，能夠重啟政治體制改革「過大關」，克服政治體制改革滯後於經濟改革的局面，最終實現自由化轉型；其二，為漸進改良派，或稱良性互動派，認為市場化經濟改革既產生了新社會階層等親自由化社會力量，又促進體制內健康力量的成長，因此可以期待體制內外出現某種良性互動，通過持續的「零星工程」，逐漸實現自由化轉型；其三，為公民社會派，更加在意在市場化和法制化等新條件下，新社會階層和新社會空間的成長，

期待公民社會的發育壯大，最終形成足以倒逼體制的力量，推動自由化轉型。

上述三個陳述，或許在個別人士身上有各自不同的側重，但總體而言，又是相互支持的，且都共享了體制柔性的基本假定。也因此，社交媒體平台上的論爭並未脫出此前多年的基本格局，依舊以針對體制的剛柔「天問」為基本分歧，而又分為若干遞進的層次。

社交媒體平台上雙方的交火

首先，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有可能嗎？2010年，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先後七次發表與政治體制改革的講話，一方面，這鼓舞了一批自由化人士，試圖對此做出回應，以作進一步推動，如崔衛平等人就發起了水庫座談，對此加以討論，當時正開始興盛的微博平台上，也對此呈現出相當的熱度。而在另一方面，同為自由化人士，也有許多人如余杰和筆者，對此表示質疑：首先，溫家寶的政改講話，並未超出中共 13 大以來的官式政改話語，其二，對 2008 年《零八憲章》運動的打壓，尤其是對劉曉波先生處於 11 年的重判，令人懷疑中共最高層有任何的改良意願，最後，溫家寶的相關政改講話，絕大多數發生在與國際人士對話的場合，令人懷疑這只是一種策

略，旨在抵消國際社會的議論，降低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可能。

在一方看來，應該鼓勵體制內類似話語的出現，而在另一方看來，是否存在政改的可能，不應根據溫家寶講話這樣曖昧而零星的事件，應從體制的一貫作為加以判斷，體製針對《零八憲章》群體和趙連海等維權人士的持續打壓，才更應該作為判斷的依據，也足以證明體制並未改變一貫的剛性立場。此爭論可謂社交媒體平台上雙方的第一次交火。

其次，所謂的良性互動和漸進轉型可能存在嗎？良性互動、漸進轉型的興起，可以以 2003 年孫志剛事件導致收容遣送的廢除為標誌，許志永等三博士的上書，被很多人看作是良性互動可能存在的例證。微博興起以來，自由化話語獲得了廣泛的回應，在一定程度上，不僅實現了自由化知識界、媒體界、維權界、NGO 界在話語上的聯通，也開始了從在線到線下，從點到面，從知識分子到社會公眾的串聯，通過上海大火事件、723 動車事件、錢云會事件等等，一種通過民間推動獲得官方正面響應的圖景急劇發酵，被許多人寄託了厚望，相關話語陳述廣為流行。

而在另一方面，以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為開端，體制也展開了對於更

具反對意識和行動能力的積極分子群體的打壓，2011 年春，受北非革命影響，一些人士號召在大陸推動所謂的「中國茉莉花革命」，隨即引來體制大規模嚴酷鎮壓，以推特為基地的一大批積極分子被失蹤、被軟禁、被喝茶，體制再一次展現出毫不退讓的剛性，這一事實，使得所謂的良性互動前景變得相當可疑，一些人士也據此質疑良性互動、漸進轉型話語，對微博上瀰漫的某種樂觀氣氛報以嘲諷的態度。

在一方看來，良性互動、漸進轉型圖景能夠避免更大的動盪，具有毋庸置疑的道義正確性，對此的質疑更像是在「打橫炮」，更像是出於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在另一方看來，正在發生的打壓已經充分展現了體制的剛性，所謂的良性互動、漸進轉型無非是空中樓閣，此一爭論，可謂社交媒體平台上雙方的第二次交火。

革命改良之爭 / 體制剛性柔性之爭

最後，存在公民社會發育的可能嗎？1992 年中共重啟市場化以來，所謂「市民社會」或「公民社會」的發育，進而帶動自由化轉型的論述即開始出現，隨著市場化媒體、網絡言論空間、NGO 組織、法制維權活動等的紛紛出現，越來

越多的人士開始期待這些所謂公民社會萌芽進一步發育，進而形成足夠的公民社會力量，倒逼體制轉型，2008 年的諸多事件和社交媒體時代的到來，進一步推動了上述圖景的傳播，在政治體制改革期待和良性互動圖景遭受越來越多質疑的情形下，公民社會發育就成為了泛自由派主流據以堅持柔性假定和漸進轉型圖景的主要寄託。

而在另一方看來，從打壓《零八憲章》運動到「中國茉莉花革命」，以及越來越剛性的網格化維穩現實，已經充分展現了體制全面壓制社會的剛性現實，體制從未承認過公民社會在現行體制下的合法性，自 2004 年顏色革命以來，更是始終抱以警惕的態度，曾經出現過的若干萌芽，無非是體制為了推行市場化，而暫時滯後了相應的管制，剛性維穩體制的運行，對積極分子的持續打壓表明，體制也勢必重新加強管制，回收曾經作出的容忍空間，所謂的公民社會發育前景，並不存在。

在「送飯黨」或「肉夾莫」事件中，拋開其中個人化和情緒性的內容，所謂的爭論無非如此，對於一方來說，堅持公民社會發育的可能性，已是退無可退，也因此對於否定社會發育可能的人士抱有相當的憤慨，而對另一方而言，事實

已經如此清晰，堅持自己基於當下情勢而作出的判斷，付諸未來的檢驗，也是無可退讓的立場，這一次爭論，可謂社交媒體上雙方的第三次交火，也因為其對於雙方都具有最後和徹底的性質，而有著難以調和的分歧和對立，造成了一些人所謂的「撕裂」。

走筆至此，不難看出，所謂大陸革命改良之爭，實際上是對於體制剛性柔性之爭，由來已久，持續多年。一度，因為體制重啟市場化等原因，柔性幻覺抬頭，並形成了大陸泛自由派主流相關論述，包括政治體制改革、良性互動和公民社會發育等等圖景，而在社交媒體平台出現之後，體制在維穩和打壓上的剛性更加顯現，一些人士開始質疑這些主流論述，並形成瞭如今被稱為「口炮黨」或變革派的相關論述。

雙方在社交媒體平台上圍繞三個層面展開了持續而又遞進的論戰，新媒體則在相當程度上傳播了這一觀念衝突，將更多的人捲入到了這一當代思潮當中，限於大陸話語場被屏蔽、被割裂的現實，這一論爭在當下並不具有現實動員的功能，其基本面目也往往被有意無意地簡化、扭曲為所謂革命改良之爭，但其實，這依舊是由來已久的「天問」，但在今天，卻可能已經有了相當明確的答案。

談「白紙革命」及其他

文 / 梅華龍



據報導，到目前（2023年6月）為止，北京、上海等地因為去年年底反對動態清零的「白紙運動」而被捕的示威者已經全部獲釋，四川、河南等地仍有示威者尚未獲釋。

筆者也有幾位朋友參加了反對反對動態清零的示威活動。筆者以為，這些示威活動中其實各個年齡段、各種觀點的人都有，大家唯一的共同訴求就是結束動態清零，解除全國的疫情封控措施，恢復正常的生產生活。除此之外，示威

並沒有什麼統一的意識形態，也沒有組織者。

示威的直接原因是2022年11月24日，烏魯木齊市一高層住宅樓發生火災，因疫情封控導致居民無法逃生，最後造成十人死亡，九人受傷。悼念火災死難者、要求解除封控的示威從烏魯木齊擴大到南京、北京、上海等24個大城市。

筆者所在的北京，11月27日下午，各小區的居民突然不約而同出來要求解封，相關視頻傳遍網絡。這些要求小區

解封的人其實是各種各樣的人都有。例如，《人民日報》著名記者、《新聞戰線》前總編楊良化先生也曾參與過被封控小區的維權行動。

白紙革命雖然沒有組織，但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2022年10月13日，一位據稱名叫彭立發的示威者在北京四通橋上打出橫幅，上書「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封控要自由」等口號。這一行動顯然對後來的白紙運動產生了影響：白紙運動中也有很多示威者喊出了同樣的口號。

而彭立發的示威行動，又顯然與從2022年5月開始海內外傳了好幾個月的政治謠言脫不開干係。很多人把傳播有關謠言的海外推友「老燈」叫做「聽床師」，我要澄清一點的是：有關謠言並不是老燈編造的，因為我在老燈之前幾天就已經聽說了這一謠言。

白紙運動的影響究竟如何？白紙運動之後，中國很快取消了動態清零政策並解除了疫情封控措施，這到底能不能歸功於白紙運動呢？2022年12月7日，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先生在回答法國記者提問時說道：「中國地方政府並未完全理解中央政府的意圖，地方政府在看到新冠感染數字迅速攀升後感到手足無

措，又回到依靠老辦法來控制疫情的老路上來，這就讓老百姓感到不滿。」各地的老百姓質問，中央政府是要放鬆疫情管控，為什麼你們還要加碼？這是導致街頭遊行的真正原因。

「中國老百姓有表達不滿和抱怨的權力，這很正常。政府可以通過這些遊行了解到老百姓的願望和訴求。我們始終堅持人民至上，堅持‘人民有所呼，政府有所應。’

盧沙野大使的上述言論，承認了白紙運動對中國政府的政策產生了影響，同時把引起老百姓不滿的責任推給了地方政府。

不過筆者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件事：2022年12月7日國務院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下發《關於進一步優化落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簡稱《新十條》）之前，北京市每日新增的新冠病例和無症狀感染者總和已經達到四五千人之多，北京市的方艙醫院一共只能容納兩萬多人。也就是說，按這個每日新增數字，用不了一個禮拜方艙醫院就全住滿了。如果按每位感染者住院一周計算，方艙醫院是肯定不夠用的。要是再把密接算進去，那就更不夠用了。所以《新十條》

公佈之前，我家有親戚不幸成為密接之後，也只能在家隔離。至少從那時起，動態清零政策實際上就已難以為繼了。

《新十條》公佈之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北京至少陽了 80% 的人，這也能從側面說明，其實疫情封控措施正式解除之前，北京的疫情就已經控制不住了。如果不解除封控，結果恐怕也就是一邊繼續封控一邊疫情繼續爆發。疫情的苦和防疫的苦都要吃，一個都逃不掉。

有人說，北京為什麼不像 2022 年上半年的上海那樣，讓外地“大白”進京來協助防疫，把北京的感染者和密接都隔離到河北去？問題是北京是中國的政治中心，中國又不像某些聯邦制國家那樣，首都停擺了地方還能照常運轉。如果說封上海把中國弄了半身不遂的話，那麼封北京就相當於高位截癱了。把北京封成 2022 年上半年上海那樣，相當於全國政治癱瘓，這種代價是當局無法承受的。但是全國其他地方都封控只是不封北京的話，防疫也注定要失敗。所以只要北京疫情控制不住，全國解除封控就是早晚的事了。

當然還有經濟因素：2022 年 1 月至 8 月，全國 31 個省市自治區之中，只有上海市的財政略有盈餘，其餘 30 個省市

自治區的財政都是赤字。房地產價格崩盤導致依賴土地財政的地方政府不得不大量舉債經營，以至於現在多個省市的地方債面臨暴雷。疫情封控措施不僅使得大量企業倒閉，也使得許多國家主動把產業鏈轉移出中國。因此我們也可以說，經濟數據實在不允許封控繼續下去了。

所以筆者認為，白紙運動參加者不妨謙卑一點兒，把解封的功勞讓給當局也沒什麼不可以的。尤其是疫情封控措施解除之後，還是會有很多人不滿：很多人感染新冠之後會發高燒全身疼痛；無論新冠病毒的毒性變得多麼低，總還是會有人死於新冠（中國每年死於流感和感冒的都有好幾萬人）。這些人和他們的親戚朋友，有可能會義憤填膺地控訴解封，控訴那些“舉白紙的人”害他們生了病，害死了他們的親戚朋友。所以如果遇到這些人，不妨告訴他們：“解封就是因為實在封不下去了，別無他哉”。

中國抗疫實際上已經掉進塔西佗陷阱。封控的時候雞飛狗跳天怒人怨：有人被封在家裡吃不上飯餓死，有人看不上病死，有人跳樓自殺，有人被火燒死，有人在轉運大巴上墜崖死……解封之後還

是亂作一團：藥店買不到藥，布洛芬千金難求，醫院火葬場排長隊（部分原因是醫護人員和火葬場員工也都陽了，人手不夠）……有人說這不叫躺平，應該叫扑街。事實證明，無論封控還是解封，都會損害一部分人的利益，招致一部分人的反對，但是為此承擔責任者應該是那些有權力做出決策的人。他們已經掉進了塔西佗陷阱，別人就沒必要跟著跳下去了。

白紙革命還告訴了我們些什麼？其實在抗議示威爆發之前，各地的民眾對於動態清零和封控措施早已怨聲載道，但是沒人聽得到這些呼聲，更沒人對此作出回應。抗議爆發之後，當局在一周之內就放鬆了疫情防控措施，兩週之內就出台了《新十條》，結束動態清零，解除了全國的疫情封控措施。人們對此的想法就是：你說“人民有所呼，政府有所應”，那你早幹嘛去了？現在這一事件人們留下的印象就是：你的訴求只有上街才能得到回應，如果不上街就沒人聽得到你的訴求，今後不管遇到什麼事都只能上街。這也說明，基層的解決問題能力和體制內正常的信息傳遞機製完全失靈，不管什麼事都只有鬧大了才能得到解決，只有撞上南牆才能回頭。

所以有網友說，現在不管出了什麼事，都是 99% 的時間嘴硬，最後 1% 的時間打死方向盤急轉彎。

比如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鼠頭鴨



脖」事件，本來就是一個學生食堂的小問題，最後竟然鬧得需要派出省級調查組來解決，說明基層完全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只會捂蓋子，壓制輿論，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有網友評論說，區區小事，需要省裡來解決；比這稍大一點的事，大概就得海裡（中南海）來解決；再大一點的事，那豈不是海裡都解決不了了？下面有別的網友回復說：不要緊，還有洋大人呢！

現在中央又提出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可能也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但是所謂的「調查研究」能解決問題嗎？當然是不能的。試想，大領導有一天心

血來潮，想聽聽老百姓是怎麼說的，那基層官員會怎麼做呢？當然是趕緊把老百姓的嘴都堵上，千萬不能讓領導聽到他們的真心話啊！然後再找點托兒，現在叫五毛或者網評員的，專門說點領導愛聽的話。總之，讓領導聽到老百姓真心話的代價，是基層官員承受不起的。不僅基層官員承受不起，就連大領導本人可能也承受不起萬一真的聽到了老百姓的真話的代價。這就是為什麼戈爾巴喬夫想要「公開性」、「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其結果一定是葬送蘇聯；因為蘇聯真的經不起公開。毛主席說：「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可現實中，讓人說話，天真的有可能會塌下來。

所以上面越要調查研究，下面就越要加倍堵嘴。於是，笑果文化的脫口秀演員李昊石用「作風優良，能打勝仗」來形容野狗被警方調查，廣東4歲幼兒發表「不當言論」，涉事幼兒園被調查一類搞笑的案子層出不窮。

官僚體系的設計目的就是阻止信息傳播，因此官僚體系中的人注定是無法得到真實信息的。他們就像看《順天時

報》的袁世凱；像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中「從勝利走向勝利，最後突然失敗」的清廷；像在自己組織的群眾集會中被趕下台的齊奧塞斯庫；像東德領導人昂納克，直到被趕下台的時候還以為人民群眾都支持自己，因為官方的報紙電視上一直是這麼說的……用今天的話來說，這叫「信息繭房」，也可以叫「內循環」。

白紙運動就是在上述複雜的背景之下發生的：如果沒有當局在動態清零問題上的一意孤行，不撞南牆不回頭，民眾的不滿不會像乾柴一樣越積越多；如果沒有傳了半年之久的政治謠言和彭立發的四通橋行動，民眾的不滿也不會被點燃，抗議不會像烈火一樣擴散到全國各地。但是如果只把注意力放在追查政治謠言和白紙運動幕後黑手上面，不設法解決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類似的事件恐怕還會不斷發生。

中國的憲政狀況的現象及批判

文 / 燕 杉

我們研究憲政的路徑是多方向的，而且我們不會預設結果，這樣我們才會得到更加好的結論。之所以用好而不是科學這個詞，是不希望大家將憲政當成一個死物來看待。憲政體現在現實中就是憲法，科學解釋時趨向於在文字和靜態的方面進行演繹。但是社會整體以及龐大的亞共同體實際上是難於演繹的，或者說憲政它的目標也不允許通過科學去演繹推斷有些東西。

憲政和憲法必須是高度概括的，因為它不是一時的權宜之計，而是對人類生在國家這個形態中最基本的方式的一些規定。它來自於也許是痛苦的經歷，也許是希望，還有反思。它在法律概念之後，它不是我們一般情況下理解的法律，因為法律很可能是不正義的，是為了部分人的特權和利益而製定的。法律

能被設計成一個漏斗，只有那些精細的貴族才可以通過，這沒有什麼難於理解的，因為歷史上這樣的法律幾乎就是常態。所以我們對待法律的態度也必然是有區別的，你不可能去尊重一個設計和製定出來就是為了讓你飽受不公正的法律。因為這種法律就叫歧視。雖然這種法律在歷史現實中也不是任何時候都被反抗，這只是高壓下被歧視者計算了代價和成本後選擇沉默而已。因為人們的選擇一直不會那麼直接。暴君引起反抗，人們可以從專制國度遷徙或逃走，在大多數時候是不現實的。暴君不會只是一個人殘暴，而是擁有一個獨享的暴力機器和依仗他生存的分贓群體，要推翻他已經是許多人被鎮壓後的小概率事件了。遷徙也不用說，遷徙的目的地選擇，以及遷徙所需代價都不是那麼容易解決的。

不過隨著歷史河流的流淌，現在幾乎最專制者也會將民主和憲法當成招牌，這就像一句熟語所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不過他們只是將屠刀藏在袖子中來展現慈悲的面容。這在一個方面印證了憲政是一個值得追求的東西，而不是我們覺得憲政也只不過是一件好看的衣服。

憲政的到來絕非易事，這是我們從事社會活動以及憲法學研究的結論。它不能被簡化為某部成文憲法的製定通過，更不能將其寄託到一次宮廷政變或國家元首的替換。從歷史角度來看，它來自於許多代人吹毛求疵的追求。其中一些原則在偉大的追求者們之間也長期存在分歧，但是學者們卻可能將其調和得如協奏曲。

一般的憲政理論這裡我就不去闡釋我的觀點，因為這裡我想從一個比較獨特的角度來闡釋我對中國憲政的體會，而這個角度的聚焦也許會給中國憲政研

究帶來意想不到的結果。這就是中國在憲政方面的表現亂象。只有將這些東西認清了，我們才會知道中國現在是否是一個憲政國家，那些東西是如何將憲政結構變成專制機器的。

也許在這裡我需要抱歉一下，因為有些讀者會說我在文章最開頭不是說不會預設立場和結果嗎，這裡怎麼就先將中國的憲政說成亂象了，這不是典型的現有結果和立場嗎？這裡我解釋一下，沒有立場和不預設結果，這是研究開始和研究中的態度。但是現在我展示的是我的一個研究結果了，而且文章的篇幅不允許我用大量的文字來表現分析對比和推理，那樣的文章更適合憲政學者之間的交流，而我將這個文章的受眾定在對中國問題比較關心的普通民眾上。

我們選擇那些跟憲政有關的事件來揭示問題所在，而不是任何讓人震驚的事件，因為在很大程度上這些事件體現了我們憲政思維，而不是一般的思維，

一般思維可能帶有文學性或者傳統政治烏托邦思維，比如對社會疾苦和平等這些東西的關注。而憲政既然是概括的，它就不會解決所有治理中的具體問題，比如某個地方某人的具體困難，因為他的困境不一定是由憲法因素造成的，舉例來說，他的困境可能跟地理、學識、運氣、家庭和別人的陷害等因素有關。

我們首先來說中國的權力結構。憲政國家首先要將國家最重要的權力進行分解，並讓它們處於一定的對立和監督狀態中。這是憲政制度設立者最初和最偉大的發明，這也是其中最理性的製度設計之一。它來自於憲政制度最基本的思考，由此憲政的基礎思維不再是為民做主，而是將國家權力雖然視為必不可少，但也是最可能作惡的工具。不管什麼權力都有腐化的可能，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對於權力的態度，當然我們也不太可能對於所有權力都目不轉睛，這樣這個社會也承擔不起，我們的目光

只需要對準國家最重要的權力機構，這就是立法、行政和司法，這也就是平常大家所說的三權分立。權力方便，但權力集中更可怕，如果所有權力集中在一個人或者一群人手中，那就不是可怕這樣簡單，而是命運悲慘了。這就是憲法性思維的基本結論。也許在現實中會有一些集權者搞一些開明專制，但是從長遠來說都是危險的，是憲法性思維堅決拒絕的。這裡我就不引用孟德斯鳩和漢密爾頓的話，我只引用阿克頓勳爵的一句話：「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權力需要監督，即使是民選機構也是如此。三個權力機構在民選之後，讓它們職責有異，但問題是可以交叉的，這樣它們互相監督制衡，就可以達到既經濟又不會出現最壞的情況。這是基於對人性和權力本性的保守看法，浪漫和天真在這裡就不可能展現它的美麗了。

三權分立具有各種表現形式，我們暫時不去細分哪一種更加適合中國，因為我們哪一種都沒有。中國的國家權力結果如何，我們從憲法和現實中都可以找到答案。雖然中國具有一個行政機構——國務院，一個立法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個司法機構——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級地方法院和專業法院，但是它們不會互相制衡，因為它們不是分離的，在它們上面還有一個太上皇——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憲法裡，明確了中國要四個堅持，最關鍵的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個思維或者說制度設計就是反憲政的。憲政明確了最重要的權力要分開，那好，我們就設立三個分開的機構，但是我們又採用一個黨派機構將其統一起來。不得不說，專制者不光是為了利益不要臉，也是人才，不過這個把戲並不高明，前蘇聯和國民黨早就玩過了，不就是「主義入憲」嗎？必須強調的是，任何形式的「主義入憲」

都跟憲政格格不入。因為任何主義都不可能是絕對正確的，憲政必須保持絕對的開放。比主義入憲更惡劣的是黨派入憲。在主義和黨派入憲的雙重魔幻作用下，任何的權力分立都只是兒戲，這就像一個四通八達的房子，在外面修了一個圍牆，只有一個大門，而且他們還上了一把鎖，除了他們能自由出入外，沒有其他人可以出入。這就將分權制度最主要的目的破壞了，因為憲政主義就是不能讓權力集中在一起。

我們來說一下憲政的目的是什麼。憲政的設立是為了保護人們的自由。有些人將憲政的目的設立得很高，但他們是想多了。憲政不是一把萬能鑰匙，它不會解決社會中所有的問題，更不會帶領我們走向烏托邦。一個國家的人民或者個人生活得怎麼樣，取決於許多因素，而憲政只是將那些強行加於他頭上的不合理限制去掉。

比如中國人以前到外地，要開介紹信，後來則要暫住證。比如以前警察可以將一個公民收容審查，不經過法院和檢察院，而這個收容審查是沒有期限的。據親身經歷者告知，他們曾見到被收容審查八年十年的而最後釋放的，這就是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自由當然不是絕對的，這正是自由既可能被行使者誤解，也容易被執法者濫用的原因。自由在積極的一面是行使者的行為不被他人包括政府阻擾限制的權利，只要他的行為不給他人和社會帶來損害。自由的消極一面是人們可以不去做某些事情的權力。但是這並不是那麼簡單的。因為幾乎所有的事情都會涉及到其他人。不過我們還是可以明確有些自由不能以簡單的理由隨意剝奪。那麼這些自由在中國憲法體系是如何的呢？

首先來看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應該是憲政的基礎。憲政必須是共和民主，

否則就是掛羊頭賣狗肉。言論自由實際就是思想自由，它還包括新聞自由、信仰自由、集會結社和遊行示威等權利。可是在中國，人們的思想卻是被劃定的框架束縛了的。對黨和國家政府進行批評有可能被冠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新聞凡是涉及重大的問題都必須使用新華社通稿，一般公民是不可以結社的，否則就會有牢獄之災，就像中國民主黨組黨導致上百人被判刑。而官方認可的所謂「民主黨派」和工會等則只是應聲蟲一樣的工具，沒有任何獨立性，沒有任何政治訴求。這一點我們從歷次這些組織開會和選舉都看得出來。這一點我們要充分重視，沒有組織的參與，政治活動將處於低端階段，不易提出有價值和可行的綱領，不易形成穩定的和龐大的吸引力，東歐和蘇聯的民主轉型也一再證明了這一點。遊行示威本來是一種宣示與眾不同的主張以及伸冤的言論方式，可是凡是這些目的申請遊行示威

的，這三十多年一例都沒有審批通過。直接將一個權利法變成了禁止使用權利法。在禁錮言論上，中共當局可謂殫精竭慮，在各級黨委中設立了宣傳部，作用就在於對官方宣傳和民間言論統一指揮。即使是網絡言論也不能倖免遇難。

我們再來說一下另外一個跟憲政極有重大關係的問題，這就是中國人們有自己的軍隊嗎？有的人可能會嘲笑我，「怎麼沒有，中國人民解放軍呀，幾百萬軍人，你看不到嗎？」

是的，我看不到。因為雖然中國的軍隊歸中央軍委管理，但是中國的中央軍委是個什麼機構組織呢？公開的宣傳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這中間有什麼值得挖掘的貓膩嗎？

我們首先看這個軍委主席是怎麼選出來的。每一屆的軍委主席首先是在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選出來的，此時被稱為中共軍委主席，其次是在後面舉行的

全國人大代表會議上選舉的，不出意外這個唯一的候選人就是那個此前被選上的。憲法專家們也稱，如果此前黨派的軍委主席如果沒有被選上國家軍委主席將會是一個憲法危機。現在的情況是，國家主席、中共軍委主席、國家軍委主席都是由一個人擔任，這個人就是中共的總書記。如果我們把時間視野放得更遠一些，也許會更加明白一點。八十年代後期，軍委主席由鄧小平擔任，趙紫陽擔任副主席。可是鄧小平和趙紫陽都只是共產黨內人士，擔任中共軍委主席也就罷了，但是擔任國家軍委主席，就說明國家的軍委從屬於中共軍委主席，由此我們可以說只有黨的軍隊，沒有國家的軍隊。再則，原本由國務院有一定管轄權力的武警和預備役也收歸軍委，中共實現了對武裝力量的全面控制。

憲政的措施不是死的條款，還在於如何運用。比如官員的任期，特別是重要官員的任期。憲政國家都將國家元首

或者政府首腦的任期強行規定，不得超出幾屆。有些國家雖然連續任職，但那是建立在各黨派競爭的基礎上的，由黨魁組閣。憲政思想裡這是為了預防由於長期把持權力形成在位者優勢，對競爭對手和政敵造成不合理的壓制，而這個壓制很可能會形成不可逆轉的對憲政制度的傷害。可是中國現在已經赤裸裸的將任期規定拋棄了，走向了終身製，這就是權力集中的巨大效果。憲法的剛性被去掉了，可以隨意修改。

我們可以從本國和其他國家的經驗中看到，一個元首終身製的國家必然會對民眾的自由和生活帶來巨大危害，委內瑞拉、利比亞、伊拉克、朝鮮、俄羅斯無不如此。

對憲政要求大的國家應實行地方自治。這個問題還是來自於憲政的基本原理，權力不能集中，權力之間應該相互形成製衡。中國是一個幅員比較遼闊的國家，氣候、地理條件以及人文差別比

較大，各地人們的生活習性也有比較大的區別。於是中國就在一些民族地區實行自治，比如新疆、西藏、廣西等。但是這些自治僅僅涉及極少的方面，黨委依然把持著控制一切。自治實際上是憲政的基本要求之一。它之所以在憲政裡面沒有作為最基本的要求是考慮到有些國家面積和人口太少，沒有必要。自治的目的就是形成中央和地方權力分割，實際上是一種縱向的權力分立制衡，不讓中央有太大的權力，從而地方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進行民主的實驗。還有中央政府如果不能隨意指使地方，也會對它形成專制產生巨大的牽制。

真正的自治就是聯邦制，它不是地方割據，而是相互尊重的情況下聯合。中央政府負責的僅僅是國防、外交以及地方糾紛，而各地的事務由自己解決。因此中央集權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而地方事務也由最知道當地情況的人來處理。這不得不說是一個非常好的辦法。

我們可以從現象上來看，沒有實行地方自治就是中央集權制和聯邦制的區別。大家注意到沒有，一旦中國中央領導人到地方，不管是視察還是調研，總是簇擁著一大堆地方領導，他總是要發表一些老生常談毫無營養的講話。在地方自治的國家，國家元首很少到地方視察，也不會有什麼地方負責人全程陪同，因為別人的官帽子是你管不著的。他們的管理完全按照當地議會和民意來進行，也就不需要你來置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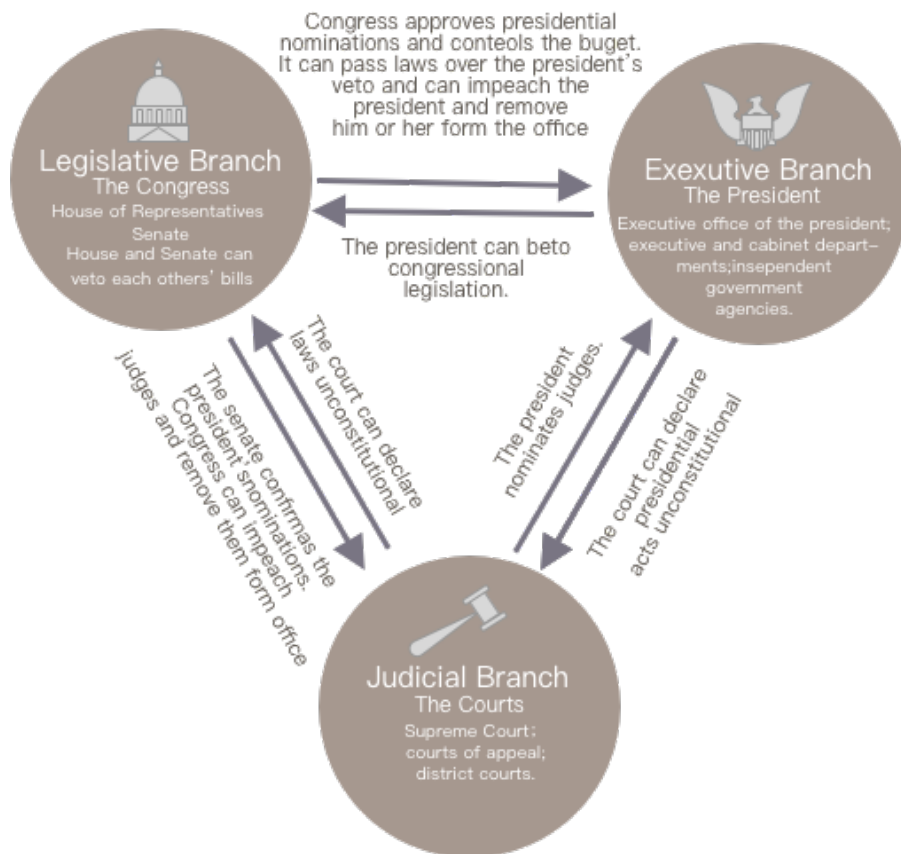
一個政體有它的性格，不管它怎麼掩飾，都難於改變。中國現代政體是否是憲政體制可以從各方面來考察研究。我們曾說過，憲政的目的是要保證公民的自由，當然，公民有自由就意味著政府的權力必須被限制，它們就不會那麼隨意和方便。這一點很清楚，中國的戶籍制度就是為了限制人員流動，收容審查和勞教制度就是為了隨意懲罰那些不聽話的人。收容審查和勞教被終結後，

又成立了一個國家監委，與紀委合署辦公，將以前僅針對黨員幹部的雙規延續到普通公民。這種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不需要法院和檢察院批准和監督，被審查者不被送到看守所，家人和律師不允許會見，在沒有監控的地方可以大行刑訊逼供，判刑後被控制的時間不計算刑期。這哪裡有什麼人身自由，哪裡有什麼法治，更不用說憲政了。

關於中國憲政狀況的現象級批判，可說的很多。有的讀者可能會認為我列舉的現象和分析都是反面的，由此可以推斷我政治傾向有問題，或者我就是一個由於立場上的考慮來進行對中國現狀的憲政研究。我不得不說我們進行憲政研究，不是因為現狀完美，而是要深入了解它的不足之處，這樣我們才會提出有針對性的方案。我們的心態是醫生的心態，這種心態是審慎而嚴肅的；而不是在畫廊中的參觀者的心態，這種態度是輕浮而隨意的。雖然我不贊成知病即

藥的提法，但是對一個東西發現它的問題而不是一味的讚美是更加有意義的方法。我希望通過這種批判能促進我們對中國憲政之路的思考。當然這種現象級的東西還有很多，比如國家新聞的設立、政黨領導人在退休後應享受什麼待遇、

政黨競爭和選舉、法院的設立以及憲法法院的作用等。不過總是紙短情長，我們只有在不斷的探索、交流中逐步來將這些問題進行梳理，而不可能期待在這麼一篇文章中面面俱到。



(美國三權 分立制度示意圖)

勇敢抗擊北極熊「吞併」的澤連斯基

文 / 言 民



2022年2月24日，大俄羅斯主義新沙皇普京打著「特別軍事行動」的旗幟，悍然發動了「吞併」烏克蘭的侵略戰爭。民選總統澤連斯基立即給一百多國打電話求援：「請幫幫烏克蘭請不要忘記烏克蘭……」可收到的回答不是讓快跑，就是讓投降！綏靖主義的法德政府的態度也曖昧不明，拜登甚至勸他逃避並預備組織流亡政府，只有古典保守自由主義的英國前首相約翰遜在凌晨接到電話說：「堅持住，援助隨後就到！」

《聖經》中記載著面對軍事強敵一事，大衛說：「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膽怯。你的僕人要去與那非利士人戰鬥。」驚惶的掃羅對大衛說：「你不能去與那非利士人戰鬥；因為你年紀太輕，他自幼就作戰士。」大衛回答到：「耶和華救我脫離獅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脫離這非利士人的手」（撒下17：32、33、37）

卑微的猶太演員澤連斯基就像牧羊人大衛一樣奮起反抗軍事巨人歌利亞。他心中明白，烏克蘭這一代人也只有拼

死抗擊並斬斷熊爪，才能獲得真正的民族自由與獨立，才能擺脫當代法老王的轄制，出埃及及融入歐盟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只有擊敗好戰強悍的北極熊，才能擺脫大草原富饒資源的被搶奪，才能避免“大饑荒”的悲劇不再上演。是的，國家領導人如果帶頭「逃亡」或「投降」的話，那麼，烏克蘭人就會再次被迫下跪在新沙皇普京的腳下。可以想像，新沙皇的侵略與吞併一旦得逞，這歐洲一眾小國就會像「多米諾骨牌」那樣連帶著倒下。

歷史告訴世人：波蘭在「卡廷慘案」中有兩萬多精英被俄人殘忍屠殺，土地被希特勒和斯大林瓜分；芬蘭人也曾奮起反抗赤色蘇俄吞併；格魯吉亞在普熊的淫威中失去南奧賽梯和阿布哈茲。澤連斯基是因總統職責和榮耀上帝而戰，更是為波蘭、芬蘭、格魯吉亞、摩爾多瓦等長期受到北極熊威脅的弱小國家而戰。是的，「天選之子」澤連斯基的英

勇無畏阻斷了北極熊的擴張性侵略，也鼓舞了西方各國克服「生化、核武器」的多次訛詐，更警示了印太地區獨裁者隨後要發動台海之戰的企圖。

中國也有北方土地被北極熊多次吞併的不勘回顧與反抗史，也深深地體會到蘇俄人的奸滑與凶蠻。是的，這國上有慈禧、李鴻章等與北極熊勾搭成姦簽訂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款；也有革命黨人孫大砲「聯俄聯共」的賣國行為；更有列寧、斯大林蘇維埃主義所產“紅色政權”的災禍。

1902年4月，俄軍乘義和團排外、殺教士「庚子國亂」之機侵占東北，不僅違約不撤兵反而增派軍隊。27日，全國各地愛國人士匯集上海張園召開大會；海外留學生秦毓鎰等也成立「拒俄義勇隊」並要求上前線抗擊沙俄，史稱「拒俄運動」。

林則徐在 1845 年曾疾呼：「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為什麼中國官網上還會有那麼多「鵝雜、鵝蛋、鵝粉」為北極熊的侵略搖旗吶喊，叫嚷著硬漢會在 3 天之內拿下基輔！

網上流傳義和團性質的山西僱傭軍已進入烏俄戰場，去幫助俄軍和參與屠殺烏克蘭人！還有一位叫李毅的叫囂著要武力統一台灣並流自己弟兄、同胞的血！他說：「解放台灣，解放軍傷亡不會超過兩位數，台灣雜種根本沒有還手之力，不敢還手，誰反抗就株連九族。戰後治理也很容易，先屠一半，剩下的就會比狗還聽話，定時投餵骨頭就行了。」我們被這種「恐怖主義」的血腥話語所驚呆！難道這不是在重演「該隱殺亞伯」的骨肉殘殺嗎？這難道不是有意識地把華夏國運綁在「一人一姓，一家一黨」的專制主義上！這難道不是在故意引爆人類「生化、核大戰」？兵書經典告訴人們：「兵者，國之大事，不

可因私而發。自古知兵非好戰，窮兵黷武，好戰必亡。」我們縱觀世界戰史，這戰爭大都是一群窮人的兒子被權貴鼓動和誘逼上戰場去殺死另一群窮人的兒子！正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啊！

烏俄之戰打了 1 年半，眼看俄國取勝無望。這時，一些所謂軍事磚家見事不妙地唱起了「中立」與「調和」的合縱連橫術，然後，坐地起價將北方土地、海參崴弄回來？普熊已意識到自己即將失敗和上審判台，授意下屬官僚拋出了一個中國人可以去投資開發西伯利亞，也可以把海參崴「租給」華人搞進出口貿易的誘餌。其實，明眼人看得出來，普京期待華人咬餌上鉤，然後，也就達成把「中俄」綁在他個人戰車上繼續叫板西方各國。不要忘記，他曾狂叫：「俄羅斯雖大，但沒有一寸土地是多餘的。」網友調侃說，這西門慶（俄國人）耍滑偷姦把潘金蓮騙到手，然後，宣稱自己是她（海參崴）的合法丈夫並對大

郎說，咱們朋友玩得好（結盟），婆娘也就打夥搞，你只需打一個「共妻」租借條約就可以隨便享用。歷史告訴我們，向十一國宣戰慈禧頑固派集團一邊周旋於英美歐日（八國聯軍）；一邊又與北極熊暗通款曲和勾兌，結果，賠款割地不說，還弄了個「兩邊不討好」的悲慘下場；孫大砲的「聯俄」是引熊入室，導致北方土地丟失和外蒙的獨立出去既成事實。中國人「吃大鵝的虧，上羅剎的當」已不是第一次啦，國人為什麼就那麼不長記性呢，只顧眼前利益呢？



我們看到，這西方各國現在是「慢火燉大鵝，溫火燒烤雞」。可以說，中國人在「一戰、二戰」中搖擺不定，但最終還是站在了公義之國一邊並作了正

確「戰勝國」的選擇。如果短視地咬了普京放出的誘餌，最終也一定會是慈禧「割地賠款」的下場，連帶國民付出慘痛生命代價並陪葬。

戰火已經燃燒 450 多天，這對輸紅了眼的賭徒來說，是不會甘心離開賭桌的。《羅馬規約》明確禁止戰爭雙方攻擊民用基礎設施。2023 年 6 月 6 日，卡霍夫卡大壩被人為炸毀！18 億立方米的蓄水傾瀉而下，淹毀大量村莊與農田，及數萬生命被洪水奪走。雖然俄國人否認，但其有阻擋對手進攻的炸壩記錄。例如：1941 年 8 月 18 日，為阻礙德軍進攻，蘇軍炸毀了當時世界最大的水電站第聶伯河大壩，淹死了十多萬烏克蘭人民，但僅僅阻擋德軍幾天的時間。

明眼人判斷：交戰雙方對橋樑、機場、電站、水庫大壩等重要禁區的保衛是嚴密的，而烏克蘭游擊隊、自由軍在俄軍眼皮下安放炸彈是不可能的；海馬斯砲彈或導彈的攻擊也不可能立即毀壞

重力型混凝土大壩，只能從內部結構應力重點安放巨量炸藥才能成功。也就是說，烏軍正在醞釀大反攻，只有防守方俄軍才會通過炸壩等戰術手段來延緩對手進攻。央視軍事專家杜文龍說：「卡霍夫卡大壩潰壩是‘地震’引起的！」呵呵，這是挺俄無底線啊！

網友說，俄國人狠起來連自己人都敢殺（督戰隊）也敢淹，這有點向中國三國時關雲長「水淹七軍」。《三國志•於禁傳》載：“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迴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德不屈節而死。”再比如：中日戰爭時，國民黨決策層集體作出了一個全面「焦土抗戰」的策略，蔣介石下令炸開黃河「花園口」，放「長沙大火」阻擊日軍的戰法。

撒旦一招不行又行毒招，普熊大帝又一次發出了毀滅人類的核訛詐！塔斯社6月9日報導：普京與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會晤時表示，俄羅斯7月7日開始在白俄羅斯部署核武器並向美國發出照會：「如繼續向烏供應武器將產生不可預測的嚴重後果，包括但不限於直接攻擊美烏補給線甚至進行“核打擊”。」對於普熊「同歸於盡」的魔鬼打法！白宮發言人普薩基做出了最強硬的表態：「美國堅定支持烏克蘭，如果有必要甚至必需使用核武器，美則保證首先遭受核打擊的絕不是烏克蘭！」請全世界相信，烏克蘭會全面反擊俄羅斯且無需宣戰，對於烏克蘭人來說，這是合法反擊侵略者的一部分。

人們觀察到，基輔空中保衛戰中，美國愛國者能100%攔截俄軍的「超高速導彈」，而且科技牛人馬斯克說：他可以讓俄羅斯導彈發射後迴轉本國。確實，西方各國有攔截和擊毀俄國核導彈

的先進科技和能力，絕不是吹牛逼，顯然是告訴獨裁者們，你別用「恐怖分子」的那一套恐嚇我們！

澤連斯基警告說：「世界上所有其他的恐怖分子必須看到，恐怖會受到世界的懲罰！」北約也表決宣布俄羅斯為「恐怖主義國家」。普熊威脅使用核武器，如果他的「核訛詐，核恐嚇」成功，愈來愈多的流氓國家就會效仿，此後，全人類也就活在無時無刻的恐怖陰影之中。

從沙俄帝國到赤色蘇維埃政權，其歷史就是一部血腥殺戮、吞並佔領鄰國的擴張史，就是一部不斷與英美歐日纏縛的鬥爭史，更是冷戰、恐怖主義活動的總後台。英國前首相約翰遜指出「普京為何入侵烏克蘭？因為烏克蘭有媒體自由，能正常選舉。他懼怕烏克蘭的民主發展成為榜樣，這會使自己對俄羅斯反對派的殘酷鎮壓受到嚴厲指責。普京把

他的競爭對手要么關進監獄，要么毒死.....」

澤連斯基的誓死不屈與反擊，捍衛了一個獨立國家的主權完整，也守住了人類和平、公義、自由、憲政及基督文明及價值觀。他大衛般地撕碎了普熊的軍事巨人（硬漢）形象，也讓西方自由國度出現了空前的抱團。正是受到了烏克蘭人勇敢無畏犧牲精神的鼓舞，西方各國開始放棄了已往的綏靖、勾兌、妥協主義政策，也克服了對北極熊長期以來的核恐懼。

在日本廣島召開的 G7 會議，特邀了澤連斯基和印度總理。莫迪說「我完全理解你和烏克蘭人民的痛苦。我可以向你保證，印度和我個人將盡一切可能幫助你們。」印度的這一轉變，使得「中俄印」聯盟的說法更像是獨裁者的一種夢囈。這次會議可能會解決當年丘吉爾所說「殺錯豬」及「鐵幕」降下後的問題，

改變「雅爾塔」以來的舊有秩序，也必重寫人類文明新秩序。

6月8日，英美共同簽訂《大西洋宣言》。共同面對俄羅斯非法、無理和無端的侵略戰爭，我們肩並肩地決心支持烏克蘭，並維護一個自由、獨立和主權的烏克蘭。我們致力於繼續加強北約的能力，以阻止進一步破壞聯盟安全的企圖，支持北約的新戰略概念。.....通過我們在印太地區的深入參與，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緊密地與我們的合作夥伴合作，以支持一個自由開放的地區。

可以預測，俄國的裂變與內戰不可避免。政治上，俄國失道寡助被國際社會拋棄，也只有三胖等少數專制主義流

氓國家狼狽為奸；經濟上，西方各國的貿易懲罰和制裁已使俄國經濟離崩潰不遠；軍事上，俄軍落後軍械裝備無法支撐起現代化高科技戰爭；國內，俄羅斯自由軍不斷湧現，各州城市示威遊行反映出民眾的強烈反戰情緒。

澤連斯基6月10日與加拿大總理特魯多會談後說「反攻和防禦的軍事行動正在烏克蘭進行。」好戲連台，我們找個小馬扎坐好並繼續觀察。我們祈禱，烏俄之戰後，自由社會藉此天賜良機打掉普熊大帝新沙皇擴張主義的囂張跋扈，徹底銷毀威脅人類和平生存的「生化、核武器」並結束印太地區「一黨專制」的獨裁主義統治。